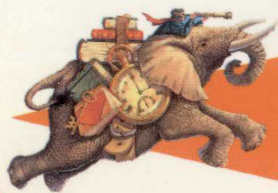


经典

历险故事



L jing Dian
Li xian gu shi

[捷] 雅·哈谢克 著
阿 蒙 > 编译

好兵帅克历险记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神奇+惊险+离奇即将与酷爱历险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国出版社

1110691

经典历险故事

好兵帅克历险记

原著 雅·哈谢克一捷一

编译 阿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106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历险记/(捷)雅·哈谢克著;阿蒙编写.—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2003.2 修订(历险故事丛书)

ISBN 7—80088—958—0

I. 好… II. ①雅…②阿… III. 故事—世界—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025 号

丛 书 名: 历险故事丛书

书 名: 好兵帅克历险记

编 者: 阿 蒙

责任编辑: 李威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5. 75

字 数: 111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88—958—0/I · 121

定 价: 238. 00 元(全十册)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帅克是个很可爱且冒些傻气的人，正因为冒傻气，所以才稀里糊涂地被抓住当了兵，才有了一系列的历险经历，才被长官视为无可救药的好兵。

帅克的历险经历极为有趣，在旁人看似大难临头的命运，在他身上却神奇地一一化解，帅克总是以他的反应迟钝、呆头呆脑和固执认真而逢凶化吉，并给别人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麻烦。

初读此书好似不存在充满惊险奇特的历险过程，但细细回味又能琢磨出许多有趣的感觉来。

(99)		军行
(101)		故辛国歌
(111)		国通
(120)		悲前
(127)		悲野
(131)		悲前弄
(141)		悲前求区重

目 录

好兵帅克历险记

在“杯杯满”酒家	(1)
在警察局里	(4)
回家	(8)
从军	(12)
勤务兵	(17)
弥撒	(21)
赌注	(27)
女人·看马狗	(31)
灾难	(36)
意外	(39)
远征	(45)
审讯	(50)
归队	(60)
禁闭	(65)
转移	(73)
回到卢卡什上尉身边	(83)
被捕	(89)
开拔	(92)

目 录

行军	(99)
滞留车站	(105)
醉倒	(112)
前进	(120)
俘虏	(127)
弄前祈祷	(135)
重返先遣连	(141)

51 创 刊 京 申 报 头 版

(1)	案部“断林林”主
(4)	里试袁晋主
(8)	案回
(15)	平从
(17)	吴长健
(21)	端夜
(27)	主前
(31)	商晋晋·人文
(36)	数灾
(39)	平代意
(42)	通政
(20)	用市
(60)	用内
(62)	因禁
(73)	等并
(83)	武提提土升才内庭回
(89)	能站
(97)	走开

在“杯杯满”酒家

历
险
故
事

帅克几乎每天都要去趟“杯杯满”酒家，喝杯啤酒聊聊天打发日子。当帅克被军医确诊为白痴时，他便退了役，以贩狗为生，替各种七丑八怪的狗伪造纯正血统证书。

这天他正准备离家，他的女佣人米勒太太神秘地对他说：“你知道斐迪南被杀了吗？”“哪个斐迪南？”帅克索性坐下，用樟脑油揉着他的膝盖，几年的军旅生活给他留下了风湿症。“是给杂货铺当伙计的斐迪南，还是那个捡狗屎的？这两个全死掉也没啥可惜的。”“不是的，先生，”米勒太太认真地讲给帅克，“是那个住在科诺皮什捷的大公呀！”

“天哪！”帅克惊叫起来，“是那个大公！这事发生在哪儿？”“在萨拉热窝，他正带着夫人坐着轿车经过那儿。”“瞧，他多气派！坐的是小轿车，可谁想到这么不幸，他一定很痛苦吧，米勒太太？”

“大公当场就断了气，用左轮手枪打的，听说当时刺客有一帮人哪！”

“那当然，人多力量大嘛……这下子，看哪个沙皇、皇后还敢出来散步。”

“听说，大公的身子被打得像筛子眼儿似的。”

“干的真利索，痛快。左轮手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好了，我得走了，要是有人来取那只小澳狗，你就说还在乡下养狗场



里，别放它出来，刚剪齐了耳朵，弄不好会伤风的。我走了，米勒太太。”

帅克来到“杯杯满”酒家，酒家里只有一位顾客，布雷特施奈德——警察局的密探，此人总是想方设法探听别人的想法。老板巴里维茨可是个粗人，说话“屁”呀“屎”呀不断。

“他们在萨拉热窝杀死了斐迪南大公，你听说了吗？”布雷特施奈德试探着问巴里维茨。

“这关我屁事，”巴里维茨给刚进来的帅克倒了杯黑啤酒，“我是个做买卖的人，顾客要啤酒我就倒啤酒，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与我有什么相干，摊上这种事就等于找死。”

布雷特施奈德无奈地将目光投向帅克，“在科诺皮什捷今天该挂十幅黑纱了吧？”

“殒，挂十二幅多好算账，可惜，还没等当上皇上就蹬腿了。想当年我服役那会儿，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稀里糊涂就死了，本来他就快要升元帅了，人嘛，别管你是皇上还是捡狗屎的，说不定谁就撞上子弹死了。”帅克喝了口酒侃侃而谈。

“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特施奈德又继续试探。

“不，这全是土耳其人干的，土耳其败给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想让奥地利帮个忙，奥地利不管，当然土耳其人就把斐迪南给杀了。”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回头问巴里维茨掌柜。掌柜立刻表示，“这不关我的事！先生们，别谈了，行行好，说点别的吧。”

“可你不得不说这对奥地利是个损失。”布雷特施奈德急切地说。

“损失是损失，不过他要是长得再胖点，也早就中风死

了。现在倒是大公那位寡妇怎么办？再嫁个大公没准哪天又被打死了。”帅克喝干了酒，又向掌柜要一杯，他环视一下空荡荡的酒店，指着一块镜子说：“那原先好像是挂着一幅皇上的画像吧？”

“挂过，后来苍蝇在上面拉满了屎，我就给扔到顶棚上去了。你知道。可得小心，没准会惹出什么乱子，老子犯得着吗？”掌柜又递给帅克一杯黑啤酒。

“是得小心。”帅克喝了一口，“会有好戏看了，皇上怎么会容忍这种事。”帅克憨实地预言着未来，“这下可热闹了。”

“不必说了，你跟我走一趟。”布雷施奈德郑重其事地掏出双头鹰证章。帅克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个刚刚坐在自己身边的客人会宣布逮捕自己。

帅克认为他误会了，因为自己一句得罪人的话都没说，不应该犯什么罪。布雷施奈德却说他犯了好几桩罪，包括叛国罪。并且他宣布晚上将逮捕巴里维茨。

巴里维茨十分气愤，“我可什么都没说。”

布雷施奈德得意地说：“你说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满了屎！”

“别担心”，帅克安慰着掌柜，“我也不过是为了叛国罪被抓的嘛！”

就这样，帅克被布雷特施奈德带到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

帅克被关在二楼的一间牢房里。萨拉热窝事件使警察局里挤满了替罪羊。

在牢房里，帅克看见了六个伙伴，他一一询问他们被捕的原因，回答是一样的“为了萨拉热窝斐迪南那档子事，”只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是企图对老板行凶抢劫被关进来，他尽量躲开大伙儿，不愿搅和到一起，免得惹起麻烦。

帅克同这些从饭铺、酒店、咖啡馆被抓来的人相互将各自遭遇唠叨了十来遍。帅克听完这些谋叛案情之后说：“我们的情况遭透了，表面上看不会有什么事，可不见得，要不，要警察局干嘛！这年头，连大公都被暗杀了，何况我们这些多嘴饶舌的人。我服役那会儿，有人在靶场后的森林里把上尉的狗打死了，上尉马上命令集合，把一个排的人关了禁闭。你想，那是为了一只狗，现在可是一位大公啊。当然得兴师动众一些。”

一个年轻人跳着脚说：“我没罪，我没罪。”

帅克看着他平静地说：“耶稣也没罪，还不是照样钉在十字架上。”帅克往草垫上一躺，心平气和地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带进来两个新犯人。其中一个巴里维茨掌柜，他一见到帅克，就愁容满面地握着帅克的手。

“他们还挺守信用，真把你带来了。”帅克安慰着掌柜。

“守这种信用顶个屁，”巴里维茨又问，“这些人是不是小偷，和小偷在一起可不太体面。”

帅克解释说这些人基本上和他一样是为了大公的事。巴里维茨还是觉得自己委屈，说他自己可不是为了什么肥胖的大公，他可是为了皇上的事才来这的。他绝饶不了那些苍蝇。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提帅克去过堂。

帅克满面春风走向传讯室，压根不考虑自己是去殉道。进了传讯室，帅克礼貌地说：“诸位先生晚安。”没人管他，有人推了他一下，对面一位冷冰冰凶神恶煞的官老爷恶狠狠地对帅克说：“装出这副傻相没用！”

“报告长官，”帅克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个白痴，在军队里，因为我的精神不健全削了我的军籍。”

那个凶恶的长官咬牙切齿地说：“从你被控告的案情来看，你一点都不傻。”

接着，从叛国罪到侮辱皇上、皇室罪——罗列，尤其是对暗杀斐迪南大公表示赞同罪，及煽动叛乱罪这些在大庭广众之下所犯的罪。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官老爷得意洋洋的问。

“这已经够多的了。”帅克天真无邪地回答。

“那么，你全招认了？”

“我全招认。”

“你平常还跟谁有来往？”

“我的女佣人，大人。”

“同当地一些政界团体有来往吗？”

“就算有吧。”帅克认真地说，“我订报纸的，大人。比如《民族政治报》，就是大家都叫它《小母狗报》的，还有……”

“够了，住嘴。”官老爷已经不耐烦了。“滚吧。”

帅克临走依旧礼貌地说：“再见，大人。”

回到牢房，帅克开始有声有色的描绘他的过堂。没一会儿，看守又喊：“帅克，出去过堂！”

帅克连忙答道：“我这就来。”心里有点纳闷儿，没搞错吧。我已经去过一次了，那些难友还一次没去呢，不会妒嫉我吧。”

帅克又站在了凶恶的官老爷面前。那人凶狠地问：“你都招供了。”

帅克善良地说：“您让我招，我就招。这对我没什么害处。如果您不让我招，那我就死也不对账。”

官老爷将公文递给帅克要他签字画押。

帅克画了押，“还有事吗？”

“明天早上去刑事法庭。”

“几点钟？大人，我可别睡过了头。”

“滚吧。”官老爷被烦得又吼起来。

帅克回到牢房，难友们再次围拢打听。帅克爽快地说：“没事，我已经招认，斐迪南大公兴许是我杀的。”

当难友们被吓做一团时，帅克已经躺在了草垫上，还在叨念：“也没个闹表，我可别睡过了头。”

第二天，绿色的囚车准时的将帅克送到了刑事法庭。

帅克被带到审判官面前，这位不同于一般官员的老爷用特有的温柔语调问帅克：“这么说你就是帅克了？”“我想应该是。”帅克天真地回答。

“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良心上有没有不安？”审判官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我的良心一直都是不安的。”

“这些罪状你都招认了？警察局没对你施加什么压力吧？”审判官的口气格外的温柔。

“瞧您说的，大人。是我问他们要不要签字，他们说要，我就签了，犯不着为这些事与人打架。”

“帅克，你完全健康吗？”

“噢，不，报告长官，我有风湿症。”

“让法医给您检查一下，好吗？”

“不用费心了，以前警察局有位大夫说我有淋病，我服役那会儿，军医说我是白痴。”

无论帅克说什么，还是被带到三位精神病专家面前。一进门，帅克看到墙上挂着奥地利元首的画像，立刻鞠躬：“皇上万岁，各位大人好。”

帅克的举动已经说明了许多，几位医生只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得出结论——帅克是个十足的白痴。建议将其送到疯人院观察。

回 家

描述起在疯人院的那段日子，帅克认为那是最快乐时光。“我真不理解那些疯子关在疯人院为什么要生气。”帅克解释说，“那多自由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发狂，可以咆哮，还可以光着身子躺在草地上。到时候有人来给你喂饭，给你洗澡。你可以什么都不干，把自己想象成皇帝、主教什么的都成。”帅克一直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是不久，他便被认为是“智力低下，逃避兵役的假病号”，而赶出了疯人院。

在街道上，人们都围着布告栏，上面是皇帝发布的宣战诏书。“我早就料到了，在疯人院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帅克说着，“那里白关着那么多军官。”

激昂的人群中，帅克喊道：“我们必胜，弗兰西斯·约瑟夫皇上万岁！”帅克立刻又被人抓回警察局。

“诸位，在这场战争中，咱们准能打赢。”帅克在警察们面前依旧发表演讲。“我非常非常遗憾，你又落到我们手里了。本以为你会改过自新，真令人失望。”警察虎视眈眈地盯着帅克。

“是的，”帅克点点头，神情天真无邪，“我一直准备回家来着，在路上又被你们带回来了。”

“别装傻了，你又煽动人群，是谁指使你干的蠢事？”

“请见谅,这不是什么蠢事,我一看到那些人看宣战诏书一点生气都没有,我一下子就气了,这能打赢吗?我不能不管,我忍不下去了,就喊了那些话。”

“见鬼去吧,帅克!你这个白痴,”官架子十足的警官不耐烦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明白吗?”

帅克意外地扑上去吻了吻警官的手:“愿上帝保佑你平安!长官,您啥时需要一条纯种狗,跟我说一下就行,我是一个狗贩子。”

帅克重获自由,终于踏上回家的路。

他思索了一下,还是先到“杯杯满”酒家去一趟吧。酒店里寥寥数人,死一般的沉寂。巴里维茨太太愁眉苦脸地站在柜台后。

“哈,我又回来了!来杯啤酒。”帅克快活地说,“巴里维茨先生呢?他也回来了吧。”

巴里维茨太太抽泣着:“他……他被判了十年……”

“啊?有这样的事!十年,也太多了,怎么也不该给一个无罪的人判那么多年,五年还不行?!”帅克喝了口酒仍愤愤不平。

酒店门再一次打开,密探布雷特施奈德进来了,帅克佯装没看见仍然和内掌柜聊天。顾客们陆续走掉了。

“嗨,帅克。”布雷特施奈德坐到了帅克身边。

“噢!是你呀!我没认出来,我们最后一次是在警察局分手的吧。”帅克端着酒杯,并不正脸看布雷特施奈德。

“我今天是特地来看你的。听说你是个狗贩子,我想买只捕鼠狗。”

“你?还是买条警犬吧。那多方便呀。”帅克说,“它能跟你到作案现场,要不用警犬捕鼠也行。”

“噢，不，我还是要只捕鼠狗吧。”布雷特施奈德说，“明晚7点我上你那儿去，替我搞到它。”

“好吧，不过你得先付订钱。”帅克继续喝酒，眼皮都不抬。

“行。”布雷特施奈德掏出30克朗放到桌上。

帅克站起来拍着布雷特施奈德的肩：“好吧，你再喝一杯，我请客。”帅克用布雷特施奈德的钱付了酒账摇摇晃晃要出门。布雷特施奈德在身后说到：“唉，帅克，今天我不办公事，咱们谈谈政治。”

“我没兴趣。”帅克拉开门，将布雷特施奈德一人留在了酒店里。

帅克终于回家了，当他用钥匙把门打开时，佣人米勒太太大吃一惊。“我还以为您得过几年才能回来呢，”她以她特有的爽快说，“出于同情，我收留了一个夜咖啡馆的门房。”

帅克断定这个不素之客过得很舒服。他占用着一半帅克的床，另一半被一个长发女妖般的女人占用着。

“先生，”帅克摇晃着门房，“您别误了午饭，您可以请这位女士出去吃饭，我就不奉陪了。”

门房没有意识到床主人回来了，咆哮着说谁叫他起床他就揍谁。帅克将衣服扔到床上；“你们还是穿上衣服好，免得我这样把你们扔到街上。”

“我是付给米勒太太每晚两克朗租金的。”门房不甘心地起床。送走了不速之客，帅克刚要对米勒太太发脾气。米勒太太立即说：“您走了之后，警察局来人搜查，那条圣伯纳狗在搜查时跑掉了，另外院子里喂的两只狗死掉了。后来警察说怕我一个人住孤独，就介绍来了夜咖啡馆的门房。”

“我真烦透了这些警察，以后还不知有多少警察要到我

这来买狗。”帅克愤愤地说着。

过了几天,帅克将一条杂种狗当作捕鼠狗卖给了布雷特施奈德。

后来据说密探布雷特施条德为了追赶逃跑的捕鼠狗不幸失足落水而死。